北夢瑣言/卷十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十八

下一卷▶

莊宗異母弟存乂，即郭崇韜女婿，伏誅。先是，郭崇韜既誅之後，朝野駭惋，議論紛然。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，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，其言怨望，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，攘臂而泣。楊千郎者，魏州賤民，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，能役使陰物，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。又蒲博必勝，人有拳握之物，以法必取。又說煉丹乾汞，易人形，破扃鐍，貴要間神奇之。官至尚書郎，賜紫，其妻出入宮禁，承恩用事，皇弟存乂常朋淫於其家，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。

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，宿於雁門逆旅。逆旅媼方娠，帝至，媼慢，不時具食，腹中兒語謂母曰：「天子至，宜速具食。」聲聞於外，媼異之，遽起親奉庖爨，敬事尤謹。帝以媼前倨後恭，詰之。曰：「公貴不可言也。」問其故，具道娠子腹語事。帝曰：「老嫗遜言，懼吾辱耳。」後果如其言。

明宗始在軍中居常，唯治兵仗，不事生產。雄武謙和，臨財尤廉，家財屢空，處之晏如也。太祖欲試以誠，召於泉府，命恣意取之，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。所得賜與必分部下。戰勝凱還，儕類自伐，帝徐言曰：「人戰以口，我戰以手。」眾皆心服其能。

莊宗晏駕，明宗皇帝為將相推舉，霍彥威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，請改國號。明宗謂藩邸

近侍曰：「何為改正朔」左右奏曰：「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冤仇，為昭宗皇帝後，國號唐。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，請更名號耳。」明宗泣下，曰：「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，冒刃血戰，為唐室雪冤，身編宗屬。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，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。兄亡弟紹，於意何嫌運之衰隆，吾當身受。」於是不改正朔，人服帝之獨見也。

趙在禮作亂，諸將擁明宗入闕，未到間，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，帝母弟存渥從上戰。及宮車晏駕，存渥與劉皇後同奔太原。至風谷，為部下所殺，劉皇後欲出家為尼，旋亦殺之。存霸先除北京留守，亦自河中至太原。兵眾請殺存霸以安人心，符彥超不能禁，時存霸已翦發，衣僧衣謁彥超，願為山僧，竟不免也。存紀、存確匿於南山民家，人有以報安重誨。重誨曰：「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，必不加害，不如密旨殺之。」果並命於民家。後明宗聞之，切讓重誨，傷惜久之。

莊宗劉皇後，魏州成安人，家世寒微。太祖攻魏州，取成安得後，時年五六歲。歸晉陽宮，為太後侍者，教吹笙。及笄，姿色絕眾，聲伎亦所長，太後賜莊宗，為韓國夫人侍者。後誕皇子繼岌，寵待日隆。它日，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，稱夫人之父。有內臣劉建豐認之，即昔日黃須丈人，後之父也。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，皆以門族誇尚，劉氏恥為寒家，白莊宗曰：「妾去鄉之時，妾父死於亂兵，是時環屍而哭。妾固無父，是何田舍翁詐偽及此」乃於宮門笞之。其實後即叟之長女也。莊宗好俳優，宮中暇日，自負蓍囊藥篋，令繼岌破帽相隨，似後父劉叟以醫卜為業也。後方晝眠，岌造其臥內，自稱劉衙推訪女，後大恚，笞繼岌。然為太後不禮，復以韓夫人居正，無以發明，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為皇後。議者以後出於寒賤，好興利聚財。初在鄴都，令人設法稗販，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後為名。正位之後，凡貢奉先入後宮，唯寫佛經施尼師，它無所賜。閾下諸軍困乏，以至妻子餓殍，宰相請出內庫俵給，後將出妝具銀盆兩口，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。一旦作亂，亡國滅族，與夫褒姒、妲己無異也先是，莊宗自為俳優，名曰李天下，雜於塗粉優雜之間，時為諸優樸扶摑搭，竟婦恩伶之傾玷，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後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為尼，沿路復通皇弟存渥，同簀而寢。明宗聞其穢，即令自殺。

明宗即位之初，誅租庸使孔謙、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、鄧州節度溫韜、太子少保段凝、汴州曲務辛廷蔚、李繼宣等。孔謙者，魏州孔目吏，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，謙有力焉。既為租庸使，曲事嬖幸，奪宰相權，專以聚斂為意，剝削萬端，以犯眾怒，伏誅。元行欽為莊宗愛將，出入宮禁曾無間隔，害明宗之子從璟，以是伏誅。段凝事梁以奸佞進身至節將，末年綰軍權，束手歸朝。溫韜兇惡，發掘西京陵寢，莊宗中興，不寘其罪。厚

賂伶官閹人，與段凝皆賜國姓，或擁旄鉞。明宗采眾議而誅之。辛廷蔚，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，朱友貞時廷蔚依瓚勢，曲法亂政，汴人惡之。李繼宣，汴將孟審澄之子，亡命歸莊宗，劉皇後蓄為子。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，此四兇帝在藩邸時惡其為人，故皆誅之。莊宗皇帝為唐雪恥，號為中興，而溫韜毀發諸帝寢陵，宣加大辟，而賜國姓，付節旄，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。

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為淑妃，伊氏為德妃。契丹入中原，石氏乞降，宰相馮道尊冊契丹主，大張宴席，其國母後妃列坐同宴，王嬙、蔡姬之比也。夫人夏氏最承恩寵，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贊華，所謂東丹王，即阿保機長子。先歸朝，後除滑州節度使，性酷毒，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。夏氏少長宮掖，不忍其兇，求離婚，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，今為尼也。

亂離以來，官爵過濫，封王作輔，狗尾續貂。天成初，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，本無功德，品秩已高，制詞雲：「爾名尊四輔，位冠三師。既非品秩升遷，難以井田增益。」此要語也。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，賈誼所以長嘆息也。

明宗入纂，安重誨用事，取謀於孔循。舊相豆盧革、韋說出官，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，極薦崔協，而任圜力爭之，雲：「崔協者，少識文字，時人呼為無字碑。有李琪者，學際天人，奕代軒冕，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，讒夫巧沮，忌害其能。必舍李琪而相崔協，如棄蘇合之丸取蛄蜣之轉也。」重誨笑而止。然以孔循故終相之，帝曰：「馮書記先帝判官，與物無競，可以相矣。」由是道與協並命而舍李琪，識者惜之。

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。或一日，上謂安重誨曰：「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。儒生多懦，恐鈍誌相染。朕方知之，頗駭其事。今此皇子方幼，出臨大藩，故選儒雅，賴其裨佐。今聞此奸險，豈朕之所望也」鞫其言者將戮之。重誨曰：「若遽行刑，又慮賓從聞後稍難安處，且望嚴戒。」遂止。

明宗皇帝尤惡貪貨。鄧州留後陶玘為內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，貶嵐州司馬，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，配綏州，長流百姓。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。面戒汝州刺史萇簡，為其貪暴。汴州倉吏犯贓，內有史彥珣，舊將之子，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，王建立奏之，希免死。上曰：「王法無私，豈可徇親」由是皆就戮。

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，誅之。襄邑人周威父為人所殺，不雪父冤，有狀和解，明宗

降敕賜死。

任圜昆弟五人，曰圜、圓、圖、回、團，雍穆有裕，風采俱異。圜美姿容，有口辯，負籌略，平蜀後除黔南不行。天成初入相，簡拔賢俊，杜絕幸門，憂國如家，切於功名，而安重誨忌之。常會於私第，有妓善歌，重誨求之不得，嫌隙漸深。俄罷三司，除太子太保，歸磁州致仕。因朱守殷作亂，立遣人稱制害之。受命之日，神氣不撓，中外冤痛。清泰中贈右仆射。